蜀山劍俠傳/13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三六回　虎爪山單刀開密莽　鴉林砦一劍定羣雄

下一回▶

話說風子去有半個多時辰纔得迴轉。雲從連忙攜了行囊，迎上前去。一問究竟，風子嘆口氣道：「這條路真是難走！適纔我在高處看，單這片荊棘，怕有二百里長短。還算好，沒有污泥浮沙，地盡是沙，雨水也沒有存住。有些蛇蟲，也禁不住我的鋼打刀劈。祇是路太長了，我低着頭用鋼護着眼面，費了無窮氣力，纔走上十幾里地，你說怎樣過法？想是天神保佑，我正尋不見出路着急，忽然一處地勢較高，竟有丈許方圓地面未生荊棘。當中卻盤了一條大蛇，一見我，就昂首奔來，被我一刀一鋼，將蛇頭打了個稀爛。那蛇性子很暴，死後還懂得報仇，整個身子像轉風車一般，朝我繞來。我怕被它繞住，將身往前縱有七八丈遠。落地時節，無意中看見左側荊棘甚稀，隱見一座低巖洞，比昨晚所住要寬大很多。我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便往裏探去，那洞又深又大又曲折。走完一看，正是我們去路危峰塌倒的後面，你說巧不巧？不過這十幾里荊棘，你卻走不過去。且等一會兒，待我用這苗刀給你開出條路來再走吧。」說罷，脫下上衣，赤着身子，一手持鋼，一手持苗刀，往荊棘叢中連砍帶打而去。雲從也將霜鐔寶劍拔出，口中喊道：「二弟莫忙，你那刀、鋼沒有我的寶劍厲害。」風子已開出了丈許長、二尺來寬一條路徑，聞言回頭說道：「哥哥你生長富家，不像我是個野人出身，寶劍雖快，招呼荊棘刺傷了你。那刺上還多有毒，不是玩的。由我一人來吧。」

雲從因一路上勞累的事都是由風子去做，適纔硬往榛莽中探路，險些爲蛇所困，哪裏過

意得去。見風子不肯停手，便將行囊掛在一株古樹上，手持寶劍追上前去。二人誰也不肯讓誰。一個仗着天賦奇稟，皮糙肉厚，力大無窮，鋼起處，荊斷木飛，刀過去，榛莽迎刃而折。奮起神力，一路亂砍亂打，所向披靡。一個是手中有仙人所賜奇珍，漫說荊棘榛莽，就是間或遇上些成抱的灌木矮樹，也是一揮而斷。雲從先時也知艱難，及見仙劍如此鋒利，毫無阻隔，再不願風子左劈右打，多耗氣力，再三將他喚住，說道：「你這般傻來則甚？豈不是多費氣力？莫如你我一左一右，並肩齊上。你我二人，一個用刀，一個用劍，也無須像你那般亂打亂砍。祇各用刀劍，朝根上削去，就手挑開，豈不省事？」風子聞言，想了一想，覺得有理，仍恐雲從在前，被荊棘傷了皮肉衣服，堅持和雲從換了兵刃，他在前面，用劍將荊棘榛莽削斷，由雲從用刀鋼去挑向兩旁。雲從強他不過，祇得依了。當下二人三般兵器齊施，手足並用。約有個多時辰，竟然將那十多里的荊榛叢莽打通開來，到了風子所說的巖洞前面。風子這纔喚住雲從，請他在那巖洞口外等候，自己返回去取那行囊。這次往來容易，縱有一些沒砍伐乾淨之處，也經不起風子健步如飛，縱高跳遠，沒有半個時辰，便將行囊取到。又尋了些枯木，做成火把，同往洞中穿行出去。那枯柴偏是有油質的木料，被昨夜雨水浸透，點了好一會兒纔點燃，煙子甚濃，聞着異常香烈。二人覺得那柴香很奇怪，急於走出洞去，也未管它，且喜洞中並無阻攔，也沒蟲獸之類潛伏，不多一會兒，便到危峰下面。繞過峰去，忽見高崗前橫。登崗一望，前面林中炊煙四起，火光熊熊，東一堆西一堆地約有數千餘處之多，知是到了山寨。

雲從猛想起來時曾向人打聽過，說此山數百里荊榛叢莽，祇中間有處地方，名叫鴉林砦。有不少山民野猓雜居，性極野悍，喜喫生人，渾身多是松香石子細砂遮蔽，不畏刀斧，厲害非常，漢人輕易不敢向此山深入。祇有一個姓向的藥材商人，因母親是個山民，自幼學得土語，時常結了伴，帶一些布匹、鹽茶之類的日用品和他們交易，換了藥材再往成都、重慶一帶販賣。指引途徑的人，曾跟那姓向的走過，並且通過此山往峨眉朝過一回頂，所以對路徑知道甚詳。可惜在雲從未到以前，那姓向的已往鴉林砦去了，否則他和山民的頭子餓老鴉黑犵狫甚是交好，祇須拿上他一件信物到了那裏，不但毫無傷害，還能好好接待並護送過山等語。雲從當時一則急於趕路，二則仗着風子一身本領，自己縱不敢說精通武藝，有那口霜鐔劍，足可抵擋一切，既是虔誠向道，哪能畏懼艱險？便謝了那人指引，仔細問明瞭去路。那人原也說，去時如果不畏蛇虎，到了那危峰下面，從另一條道走，雖是榛莽多些，卻可繞開那座鴉林砦。想是合該生事，中途遇上狂風暴雨，將峰震塌一角，山洪暴發，斷了去路，終於誤打誤撞地走到。因那人說除繞走另一條小路外，非由砦前通過不可，幸而來時備了禮物，準備萬一遇上，以作買路之用。但願那姓向的還留砦中未走，事便好辦得多。當下和風子一商量，風子根本就沒把這些山民放在心上，主張不必答理，隨時留點神，給他硬繞過去。雲從自是持重，再三告誡說：

「強龍不鬥地頭蛇。如得了對方同意，第一可以問明真實的捷徑。第二又省得時時提心吊膽。」

風子聞言，便道：「並不是我輕看他們。早先我娘在日，也和他們打過交道，土語也說得來幾句。記得我那時打了野獸，換了鹽茶，再和他們去換鹿角蛇皮，賣給藥材客人。深知這些東西又貪又詐，一點信義都沒有。打起來，贏了一窩蜂，你搶我奪，個個爭先。別看他們號稱不怕死，要是一旦敗了，便你不顧我，我不顧你，腳不沾塵，各跑各的。這還不說。再一被你擒住，那一種乞憐哀告的膿包神氣，真比臨死的豬狗還要不如。我看透了他們，越答理他們越得志。那些和他們交易的商人，知道他們的脾氣，除了多帶那些不值錢的日用東西外，一身並無長物，到了那裏，由他們盡情索要個光，再盡情揀那值錢而他們絕不稀罕的東西要。一到之後，雖然變了空身，回去仍然滿載。這些蠢東西還以爲把人傢什麼都留下了，心滿意足，卻不知他們自己的寶藏俱已被人騙去。因此他們往來越久，交情越厚。我何嘗不知這地方大險，但是既到這裏，哪能一怕就了事？我們不比商人，假如我們送他們的禮物，當時固是喜歡，忽又看中我二人手持的兵器，一不給，還不是得打起來，與其這樣，不如徑直闖過去。他們如招惹我們，給他來一個特別厲害，打死幾個，管保把我們看做天神一般，護送出境，也說不定。」雲從總覺這樣辦法不妥，最不濟，先禮後兵，也還不遲，能和平總是和平的好。商量停妥，因風子能通土語，又再三不讓雲從上前，便由風子拿了禮物，借尋姓向的爲由，順帶拜砦送禮，相機行事。雲從跟在身後，惟風子之馬首是瞻，雖不放心，一則見風子平時言行雖是粗野，這次一上路卻看出是粗中有細，聰明含蓄；二則想強也強不過去，自己又不通土語，祇得由他。這半日工夫，二人俱都費了無窮氣力，未免腹中飢渴。先不讓山人看見，擇了一個僻靜所在，取了些山泉、乾糧飽餐一頓。一人身後揹定一個小行囊。風子嫌那把苗刀太輕，不便使，便插在背後。一手持着那鐵鐧，一手捧定禮物，大踏步直往那片樹林走去。雲從手按劍把，緊隨風子身後，一路留神，往前行走。從峰頂到下面，轉折甚大，看去很近，走起來卻也有好幾里路。那條山路祇有二尺多寬露出地面，除了林前一片廣場沒有草木外，山路兩旁和四外都是荊棘蓬蒿，高可過頭，二人行在裏面，反看不見外面景物。

風子因知山民慣在蓬蒿叢中埋伏，狙擊漢人，轉眼就深入虎穴，自己雖然不怕，因爲關係着雲從，格外留心。走離那片廣場約有半箭多地，猛見林中隱現出一座石砦，石砦前還豎着一根大木杆，高與林齊，上面蹲踞着兩個頭插羽毛的山人，手中拿着一面紅旗，正朝自己這一面指點。回頭一看，路側蓬蒿叢中，相隔數丈之外，隱隱似有不少鳥羽，在日光之下隨着蓬蒿緩緩閃動，正朝自己四面包圍上來。知道那木杆定是山人瞭望之所，

蹤跡已經被他發現，下了埋伏，祇須那木杆上兩個山人將旗一揮，四外山人便會蜂擁而上。形勢嚴峻，險惡已極。反正免不了一場惡鬥，惟恐來勢太急，荊棘叢中不好用武。一面低聲招呼後面雲從留意，腳底加緊，往前急行，且喜路快走完。剛剛走出蓬蒿，忽地眼一花，蓬蒿外面猛躥出數十個文身刺面、身如黑漆、頭插鳥羽、耳佩金環、手持長矛的山民，一聲不響，同時刺到。那些山人這頭一下，並不是要將來人刺死，祇是虛張聲勢，迫人受綁，拿去生喫。偏生風子心急腿快，見快走完蓬蒿，一望前面無人，便挺身縱了出去。卻沒料到蓬蒿盡處本是一個斜坡，山人早已蹲伏地上，一見人來，同時起立，端起長矛便刺。風子猝不及防，一見銀光刺眼，數十杆長矛刺到，知道躲不及，急中生智，索性露一手叫他們看看。祇靈機一動間，猛地大喝一聲，右手鐵鐧護着面門，徑直挺身迎了上去。兩下都是猛勢，祇聽撲通連聲。那數十山人被風子出其不意，似巨雷一聲大叫，心裏一驚。再被這神力一撞，有的撞得虎口生疼，擠在一旁；力小一點的，竟撞跌出去老遠。風子身堅逾鐵，除衣服上刺穿了數十窟窿外，並未受傷。就在這衆山民紛亂聲中，喊得一聲：「大哥快隨我走！」早已一縱多高，出去老遠。身纔落地，便聽一片鏗鏘咔嚓之聲。回頭一看，日光之下，飛舞起數十百道亮晶晶的矛影，身後雲從早從斷矛飛舞中縱身出來。風子一見大喜，連忙迎上前去，背靠背立定，準備廝殺。

忽聽一聲怪叫，由林中走出一個高大山人，身側還隨着一個漢裝打扮的男子，正緩緩向前走來。那些山人俱都趴伏地上，動也不動。原來雲從在風子身後，自從發現蓬蒿中的埋伏，好不提心吊膽。眼看一前一後，快將蓬蒿走完，猛聽風子大喝，便知不好。剛要縱身出去接應，身纔沾地，便聽腦後風聲，知道身後敵人發動。也顧不得再管前面，忙使峨眉劍法，縮頸藏頭，舉劍過頂，一個黃鵠盤空的招數，剛剛轉過身來，不知那些山人從何飛至，百十杆長矛業已刺到面前，來勢疾如飄風。休說以前雲從，便是一月以前，雲從劍法還未精熟時遇上，也早死在亂矛之下。雲從見亂矛刺到，心中總是不願傷人啓釁，猛地舉劍迎着一撩，腳底一墊勁，使了個盤龍飛舞的解數，縱起兩三丈高。手中霜鐔劍恰似長虹入海，青光晶瑩，在空中劃了個大半圓的圈子。衆山民手中長矛，挨着的便迎刃而斷，長長短短的矛尖矛頭，被激撞上去，飛起了一天矛影。二人這一來，便將那些山人全都鎮住。尤其見風子渾身兵刃不入，更是驚爲神奇，哪個還敢再行上前。正在這時，山酋餓老鴉黑犵狫也得信趕來。雲從見那山酋身側有一個漢人隨着，便猜是那姓向的。低聲告訴風子留神戒備，切莫先自動手，等那漢人走到，再相機行事。那山酋和那漢人也是且行且說，還未近前，早有兩個像頭目的山人低着身子飛跑上前去，趴伏在地，回手指着二人，意似說起剛纔迎戰之事。那山酋聞言，便自立定，面現警疑之色，與那漢裝男子說了幾句，把手一揮。兩個山人便低身退走開去。山酋依舊站住不動。那漢裝男子卻獨自向二人身前走來。雲從一見形勢頗有緩和之兆，才略微放了點心。

那漢人約有四十多歲，相貌平正，不似惡人，身材頗爲高大。走離二人還有丈許遠近，也自立定，先使個眼色，忽然跪伏說道：「在下向義，奉了鴉林砦主黑神之命，迎接大神。並問大神，來此是何用意？」雲從方要答言，風子在雲從身後扯了一把，搶上前去說道：「我是小神，是這大神的兄弟。因爲奉了天神之命，要往峨眉會仙，路過此地。這些山崽子不該暗中來打我們。本當用我們的神鐧神劍將他們一齊打死，因看在來時有人說起你是個好人，黑神又是條好漢子，現在送你們一點東西。祇要黑神派人送我二人出境，多備好酒糌粑，便饒他們。」向義跪在地上，原不時偷看二人動作，一聞此言，面上立現喜色。忙在地上趴了一趴，將兩手往上一舉，這纔起身去接風子手中禮物。口裏卻低聲悄語說道：「砦中現有一個妖道，甚是可惡，現在出遊未歸。二位客人必被黑犵狫請往砦中款待，不去是看他不起，祇是去不可久停，謹防妖道萬一回來生事。」說罷，接過禮物，也不俟風子答言，徑自倒身退去。走到那山酋面前，也是將兩手先舉了舉，口裏大聲說了一套土語。山酋一見禮物，已是心喜。聽向義把話說完，便緩緩走了過來，口裏咕嚕了幾句。

那四外伏藏地上的衆山民，猛地震天價一聲吶喊，全都舉着兵刃，站起身來。雲從不知就裏，不由嚇了一大跳。還算風子自幼常和生熟山人廝混，知道這是山人對待上賓的敬禮，忙走上前，將兩手舉起，向衆一揮，算是免禮的表示。同時對面黑犵狫也喝了一聲，從虎皮裙下取出一個牛角做的叫子，嗚嗚吹了兩下。四外山人如潮水一般，俱都躬身分退開去，轉眼散了個乾淨。向義才引着黑犵狫，走近二人面前，高聲說道：「我們黑神道謝大神小神賜的禮物，要請大神小神到砦中款待完了，再送上路。」風子答道：「我們大神本要到黑神砦中看望，不過我們還要到峨眉應仙人之約，不能久待，坐一會兒便要去的。」向義向黑犵狫嘰咕了幾句，黑犵狫向二人將手一舉，便自朝前引路。由向義陪着二人，在後同行。風子、雲從成心將腳步走慢，意在和向義道謝兩句。卻被向義使眼色攔住，低聲說道：「山民多疑，砦中還有小人，二位請少說話。我們都是漢人。」雲從、風子聞言，祇好感謝在心，不再發言。一會兒進了樹林，一看林中也有一大片空地，當中堆起一座高纔及人的石砦。砦的四圍，到處都是些三叉鐵架，架下餘火還未全熄，不時聞見毛肉燒焦了的臭味與酒香混合。砦門前站着兩個山民衛士，也是文身刺面，腰圍獸皮，身材高瘦，相貌醜惡異常，一見人到，便自跪伏下去。快要行近砦前，忽然砦中跑出一個小道士來，與黑犵狫各把手舉了一下。猛一眼看見向義陪着兩位生客在後，好似十分詫異。向義忙將雙方引見道：「這二位和令師徒一樣，俱是大神，要往峨眉會仙，被黑神請至砦中款待，並不停留，少時就要走的。」

那小道士看去祇有十七八歲，生就一張比粉還白的臉，一臉奸猾，兩眼帶着媚氣，腳底下卻是輕捷異常。聽向義說頭兩句，還不做聲。及聞二人是往峨眉會仙，猛地把臉一沉，仔細打量了二人兩眼，也不容向義給雙方引見，倏地迴轉身，往砦中走去。向義臉上立現喫驚之色。二人方暗怪那小道士無禮，黑犵姥已到砦前，回身引客入內。二人到此也不再客套，徑直走進。

那砦裏是個圓形，共有七間石室。當中一間最大，四壁各有一間，室中不透天光，祇壁上燃着數十筐松燎，滿屋中油煙繚繞，時聞松柏子的爆響，火光熊熊，倒也明亮。室當中是一個石案，案前有一個火池，池旁圍着許多土墩，高有二尺，墩旁各有一副火架鉤叉之類。黑犵姥便請二人在兩旁土墩落座，自己居中坐定，向義下面相陪。剛纔坐定，口中呼嘯一聲，立刻從石室中走出一個山婆，便將池中松柴點燃，燒了起來。黑犵姥口裏又叫了一聲，點火山婆拜了兩拜，倒退開去。緊跟着，四面石室中同時走出二十多個山女，手中各捧酒漿、糌粑、生肉之類，圍跪四人身側，將手中東西高舉過頭，頭動也不動。黑犵姥先向近身一個山女捧的木盤內，取了一個裝酒的葫蘆，喝了一口放下。然後將盤中尺許長的一把切肉小刀拿起，往另一山女捧的一大方生肉上割了一塊，用叉叉好，排在火架上面去烤。架上肉叉本多，不消一會兒，那尺許見方的肉，便割成了兩三大塊，都掛上去。黑犵姥將肉都掛上，用左手又拿起酒葫蘆，順次序從頭一塊肉起，用右手抓下來，一口酒一口肉，張開大口便嚼。他切的肉又厚又大，剛掛上去一會兒，烤還沒有烤熟，順口直流鮮血，他卻喫得津津有味，也不讓客，祇喫他的。當初切肉時，向義祇說了一聲道：「這是鹿肉，大神小神請用。」雲從恐不習慣，一聽是鹿肉，纔放了心，便跟着向義學，也在山女手中切片薄的掛起。祇風子喫得最香，雖烤得比黑犵姥要熟得多，塊的大小也差不多。雲從因適纔來時已經喫過乾糧，喫沒兩片，便自停了。黑犵姥看着，好生奇怪。向義又朝他說了幾句土語，黑犵姥纔笑了笑。

一會兒，大家相次喫完。那黑犵姥喫完了那三方肉，還補了半斤來重、巴掌大小的兩塊糌粑，纔行住嘴。他站起來將手一揮，地上衆山女同時退去。向義和他對答了幾句，便對雲從道：「我們黑神因適纔手下報信，說大神手內有一寶劍，和我們這裏的一位尤真人所用的兵器一樣，無論甚麼東西遇上，便成兩半。尤真人那劍放起來是一道黃光，還能飛出百里之外殺人。我們黑神已經拜在他的門下。如今尤真人出門未歸，祇有一位姓何的小真人在此。我們黑神因聽說大神的劍是青光，想請大神放一回，開開眼界。」雲從聞言，拿眼望着向義，真不知如何是好。風子知道山人欺軟怕硬，他所說那姓尤的妖道必會飛劍，且喜本人不在，不如嚇他回去，即刻走路，免生是非。便搶着代雲從答道：「大神飛劍，不比別人，乃是天下聞名峨眉派醉真人的傳授。除了對陣廝殺，放出來便

要傷人見血。恐將黑神傷了，不是做客人道理。我們急於上路，請派人送我們走吧。」向義聞言，正向黑犵狫轉說之際，忽聽一聲斷喝，從石室正當中一間小石室飛身縱出一人，罵到：「你們這兩個小業障！你少祖師爺適纔瞧你們行徑，便猜是峨眉醉道人門下小妖，正想等你們走時出來查問。不想天網恢恢，自供出來，還敢口出狂言。你如真有本領，此去峨眉，還要甚人引送？分明是初入門的餘孽。趁早跪下，束手就擒，等我師父回來發落；不然，少祖師爺便將爾等碎屍萬段！」正說之間，那向義想是看出不妙，朝黑犵狫直說土語，意思好似要他給兩下里勸解。黑犵狫倏地獰笑一聲，從腰中取出那牛角哨子使力一吹，正要邁步上前，這裏風子已和雲從走出砦去。

原來風子早看出那小妖道來意不善，其勢難免動手。猛想起日前與雲從在家練劍法，雲從無意中說起，當初醉道人傳授劍法時，曾說峨眉正宗劍法，非比尋常，那柄霜鐔劍更是一件神物異寶，縱然未練到身劍合一地步，遇見異派中的下三等人物，也可支持一二。聽小妖道口氣，必會飛劍，如在砦中動手，便難逃遁。現在身入虎穴，敵人深淺不知，不如先縱出砦外，自己代雲從先動手。好便罷，不好，也讓雲從逃走，以免同歸於盡。沒等小妖道把話說完，便和雲從一使眼色，雙雙縱了出去，接連幾縱，便是老遠。猛聽人聲如潮，站定一看，成千成百的山人，早已聽見黑犵狫的哨子吶喊奔來。同時後面敵人，也接着追到。那姓何的小妖道口中直喊：「莫要放走這兩個峨眉小妖！」同了黑犵狫如飛追到。雲從一見這般形勢，料難走脫，便要拔劍動手。風子因自己雖然學劍日子較淺，劍法在雲從以下，但身輕力大，卻勝過雲從好幾倍。恐有疏失，早一把將雲從手中劍奪了過去，自己的一把苗刀拔出換與雲從，口中說道：「大哥你不懂這裏的事，寶劍暫時借我一用。非到萬不得已，不可動手。」說罷，不俟雲從答言，早已反身迎上前去，口中大喝道：「妖道且慢動手，等我交代幾句。」那黑犵狫近來常受妖道師徒挾制，敢怒不敢言，巴不得有人勝過他們。先見兩下里起了衝突，正合心意，哪裏還肯聽向義的勸，給兩下分解。原準備雲從、風子輸了，又好得兩個活人祭神；如小妖道被來人所殺，便將來人留住，等他師父歸來，一齊除去，豈不痛快？正想吹哨集衆，約兩下里出砦，明張旗鼓動手，來的兩人已經縱身逃出。不由野性發作，心中大怒，一面取出牛角哨子狂吹，趕了出去。

那小妖道名叫何興，一見黑犵狫取出哨子狂吹，便知敵人逃走不了。一心想捉活的，等他師父回來報功。剛剛追出，不料敵人反身迎來，手中拿着一柄晶光射目的長劍，知是寶物，不由又驚又喜。正要搭話動手，後面向義也已追來，情知今日二人萬難逃脫，好生焦急，祇苦於愛莫能助。一聽風子說有話交代，便用土語對黑犵狫說：「二神並非害怕小真人，有幾句話，說完了再打。黑神去攔一攔。」黑犵狫一見來人並非逃走，反而

拔劍迎了上來，已是轉怒爲喜。聞言便邁步上前，朝何興把手一舉。向義乘機代說道：「黑神請小真人暫緩動手，容他說完再打不遲。」風子便朝向義道：「請你轉告黑神，我們大神法力無邊，用不着他老人家動手，更不用着兩打一，憑我一人，便可將他除去。祇我話要說明，一則事要公平，誰打死誰全認命，並非怕他。因爲我們大神不願多殺生靈，又急於趕往峨眉會仙，他打死我，大神不替我報仇；我打死他，黑神也不許替他報仇。你問黑神如何？」風子本是事太關心，口不擇言，祇圖雲從能夠逃生，以爲山人多是呆子，纔說出這一番呆話。不知山人雖蠢，那小妖道豈不懂得他言中之意？且看出敵人怯戰。沒等向義和黑犵狫轉說，便自喝罵道：「大膽小業障！還想漏網？」說罷，口中唸唸有詞，將身後揹的寶劍一拍，一道黃光飛將出來。

何興原是那姓尤的妖道一個寵童，初學會用妖法驅動飛劍，並無真實本領。風子雖然不會飛劍，卻仗有天賦本能，縱躍如飛。那口霜鐔劍又是斬鋼切玉，曾經醉道人淬鍊的異寶。

何興一口尋常寶劍，雖有妖法驅動，如何能是敵手？也是合該何興應遭慘死，滿心看出來人不會劍術，懷了必勝之想。他祇顧慢騰騰行使妖法，卻不料風子早已情急，一見敵人嘴動，便知不妙，也不俟向義和黑犵狫還言，不問青紅皁白，倏地一個黃鵠穿雲，將身躥起數丈高下，恰巧正遇黃光對面飛來，風子用力舉劍一撩，耳中祇聽鏘的一聲，黃光分成兩截，往兩下飛落。百忙中也不知是否破了敵人飛劍，就勢一舉手中劍，獨劈華嶽，隨身而下，往何興頂上劈去。何興猛見敵人飛起多高，身旁寶劍青光耀目，便看出是一口好劍，以爲來人雖是武藝高強，必爲自己飛劍所斬。正準備一得手，便去撿那寶劍。還在手指空中，唸唸有詞，眼看黃光飛向敵人。祇見青光一橫，便成兩截分落，也沒有看清是怎樣斷的。心裏剛驚得一驚，一團黑影已是當頭飛到。情知不妙，剛要避開，祇覺眼前一亮，青光已經臨頭，連哎呀一聲都未喊出，竟被風子一劍，當頭劈爲兩半，血花濺過，風子落地，按劍而立。

正要說話，忽聽四外蘆笙吹動，鼓聲咚咚。向義同了黑犵狫走將過來，說道：「這個姓何的道士，師徒原是三人。自從前數月到了這裏，專一勒索金銀珠寶，稍一不應，便用飛劍威嚇，兩下里言語不通，黑神甚是爲難，正遇我來，替他做了通事，每日受盡欺凌。最傷心的是不許我們黑神再供奉這裏的狼面大神，卻要供奉他師徒三人。這裏不種五穀。全仗打獵和天生的青稞爲食，狼面大神便是管青稞生長的，要是不供，神一生氣，不生青稞，全砦山人，豈不餓死？所以黑神和全砦山人，都不願意，幾次想和他動手。人還沒到他跟前，便喫從身上放出一道黃光，挨着便成兩截。他又會吐火吞刀，驅神遣鬼，

更是駭人。心裏又怕又恨，祇是奈何他師徒不得。日前帶了他另一個徒弟，說是到川東去約一個朋友同來，要拿這裏做根基。行時命黑神預備石頭木料，等他們回來，還要建立甚麼宮觀。起初聽說大神會使一道青光，祇不過想看看，並沒打算贏得他過。後來一交手，不料竟是黃光的剋星。小神有這樣的本領，大神本領必然更大。但求留住幾日，等他師父回來，代我們將他除去。這裏沒甚麼出產，祇有金沙和一些貴重藥材，情願任憑二位要多少送多少。」

先時雲從見妖人放起飛劍，風子飛身迎敵，同仇敵愾，也無暇計及成敗利鈍，剛剛縱上前去，卻不料風子手到成功，妖人一死，心才略放了些。一聞向義之言，纔想起小妖道還有師父，想必厲害得多，再加趕路心急，哪裏還敢招惹。忙即答言道：「我弟兄峨眉會仙事急，實難在此停留。等我弟兄到峨眉，必請仙人來此除害。至於金沙藥材，雖然名貴，我等要它無用。祇求黑神派人引送一程，足感盛意。」向義聞言，卻着急道：「二位休得堅拒。如今他的徒弟死在二位手內，他如回來，豈肯和這裏甘休？就是在下也因受他師徒逼迫，強要教會全砦山人漢語，以備他驅遣如意，方準回去。日伴虎狼，來日吉凶難定。二位無此本領，我還正願二位早脫虎口，既有這樣本領，也須念在同是漢人面上，相助一臂纔是。」那向義人甚忠直，因通土語，貪圖厚利，常和黑犵狫交易。不想這次遇上妖道師徒，強逼他做通事，不教會山人漢語，不準離開。如要私逃，連他與黑犵狫一齊處死。一見二人闖了禍就要走，一時情急無奈，連故意把二人當做神人的做作都忘記了，也沒和黑犵狫商量，衝口便說了出來。

黑犵狫自被妖人逼學漢語，雖不能全懂，已經知道一些大概。原先沒想到妖道回來，問他要徒弟的一節可慮，被向義一席話提醒，不由大着其急，將手向四外連揮，口裏不住亂叫。那四外山人自何興一死，吹笙打鼓，歡呼跳躍了一陣，已經停息。一見黑神招呼，一齊舉起刀矛，漸漸圍了上來。風子先見雲從話不得體，明知山人蠢物可以愚弄，姓向的卻可左右一切。便朝向義使了個眼色，說道：「我們大神去峨眉會仙，萬萬不能失約。如想動強，將我們留住，適纔初來時，你們埋伏下那麼多山人和那小妖道，便是榜樣，你想可能留住我們？適纔你不說你是漢人麼，大神當然是照應你和你們的黑神。不過我們仍是非動身不可。好在妖道是到川東去，還得些日纔回，正好我們會完了仙，學了仙法來破妖法，幫你除害。你如不放心，可由你陪我們同去，如迎頭遇見妖道，我們順手將他殺死更好，省得再來；否則事完便隨你同回。你看好不好？如怕途中和妖道錯過，他到此與黑神爲難，可教黑神一套話，說小妖道是峨眉派醉道人派了二個劍仙來殺他師徒三人，因師父不在，祇殺了他一個徒弟，行時說還要再來尋他算賬。他必以爲他的徒弟會劍術，如非仙人，怎能將他殺死？說不定一害怕，就聞風而逃呢，怎會連累你們？」

向義聞言，明知風子給他想出路，此去不會再來。無奈適纔已見二人本領，強留決然無效。他話裏已有畏難之意，即使留下，萬一不是妖道敵手，其禍更大。細一尋思，除照風子所說，更無良策。不過自己雖可借此脫身，但是妖道好狠毒辣，無惡不作；山人又極愚蠢，自己再一走，無人與他翻話，萬一言語不周，妖道疑心黑犵狫害了他的徒弟，哪有命在？既是多年交好，怎忍臨難相棄？倒不如聽天由命，這兩人能趕回更好，不然便添些枝葉和他硬頂。想到這裏，便和黑犵狫用土語對答起來。風子見四外山人快要緩緩走近，黑犵狫仍無允意，惟恐仍再留難，索性顯露一手，鎮一鎮他們。便低聲悄告雲從道：「大哥莫動，我給他們一手瞧瞧。」雲從方喊得一聲：「二弟莫要造次。」風子已大喝一聲道：「我看你們誰敢攔我？」說罷，兩腳一墊勁，先縱起有十來丈高下。接着施展當年天賦本能，手中舞動那霜鐔劍，便往那些山人羣中縱去。一路躥高縱矮，祇見一團青光，在砦前上下翻滾。山人好些適纔喫過苦頭，個個見了膽寒，嚇得四散奔逃，跌成一片。風子也不傷人，一手舞劍，一手也不閒着，撈着一個山人，便往空中丟去。不消片刻，已將那片廣場繞了一圈。倏地一個飛鷹拿兔，從空中五七丈高處，直往黑犵狫面前落下。

那黑犵狫正和向義爭論不願派人上路，忽見風子持劍縱起，日光之下，那劍如一道青虹相似，光彩射目，所到之處，山人像被拋球一般向空拋起，以爲小神發怒，已是心驚。正和向義說：「快喊小神停身，不再強留，即時派人引送。」祇見一道青光，小神已從空當頭飛來，不由「哎呀」了一聲，身子矮下半截去。偷眼一看風子，正單手背劍，站在面前，對着向義和黑犵狫道：「你看他們攔得了我麼？」隨說隨手便將黑犵狫攙起，就勢暗用力將手一緊。山人尚力，黑犵狫原是衆山民之首，卻不想被風子使勁一扣，竟疼得半臂麻木，通身是汗。愈發心中畏服，不敢違拗，便朝向義又說了幾句。向義先聽黑犵狫「哎呀」了一聲，黑臉漲成紫色，知道又喫了風子苦頭，越答應得遲越沒有好。聞言忙即代答道：「二位執意要走，勢難挽留。祇是黑神與妖道言語不甚通曉，恐有失錯，弄巧成拙，在下實不忍見人危難相棄。祇是黑神適纔說，二位俱是真實本領，不比那妖道的大徒弟，初來時和他鬥力輸了，卻用妖法取勝，使人不服。二位絕能勝過妖道師徒，峨眉事完，務請早回，不要食言，不使我們同受荼毒，就感恩不盡了。」

雲從見向義竟不肯棄友而去，甚是感動。便搶答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我們並非見危不援，實有苦衷在內。此去路上遇妖道師徒，僥倖將他們除了，便不迴轉；否則即使自己不來，也必約請能人劍仙，來此除害，誓不相負。」向義見雲從說得誠懇，心中大喜，答道：「此去峨眉原有兩條捷徑。最近的一條，如走得快，至多七八日可到。但是這條路上常

有千百成羣野獸出沒，遇上便難活命，無人敢走。引送的人僅能送至小半途中，祇須認準方向日影，絕不至於走錯。另一條我倒時常來往，約走十多日可到。送的人也可送到犍爲一帶有村鎮的去處，過去便有官道驛路，不難行走。任憑二位挑選。」說罷，細細指明路徑走法。雲從、向義在無心中又問出一條最近的路，自是喜歡，哪還怕甚麼野獸。向義道：「這條路也祇山民走過。好在兩條路都已說明，如二位行不通時，走至野騾嶺交界，仍可繞向另一條路，並無妨礙。」說時那領路的兩個山人已由黑犵狫喚到，還挑許多牛肉糌粑之類，準備路上食用，二人知是向義安排，十分感謝，彼此殷勤，定了後會。風子將劍還了雲從，纔行分別上路。

向義將小妖道的兩截斷劍尋來，屍身埋好。那劍祇刻着一些符籙，妖法一破，並無甚麼出奇之處。因爲是個憑證，不得不仔細藏好，以待妖道回來追問不提。

那跟去的兩個山人力猛體健，矯捷非常，登山越嶺，步履如飛，又都懂得漢語，因把二人當做神人，甚是恭順得用。一路上有人引路，不但放了心，不怕迷路，而且輕鬆得多。祇走了一日，便近野騾嶺交界，當晚仍歇在山洞以內。